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五十九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四

成公

十年春

左傳

十年春晉侯使糴莩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糴莩音大夫子商楚

公子辰使在前年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凡受大國之命而加兵於鄰國者多書侵蓋本無積怨
不過侵擾其邊境而已黑背稱弟義見齊年來聘傳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

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

夏四月不時也

郊時極于三月

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

之辭也

禮記載卜筮之辭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
某日是每旬而一卜也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

月乃郊之大期五卜者蓋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
皆不吉乃止也其瀆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改立君之謀叔申公孫申

三月子如立

公子繻

子如公子班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

髡頑鄭成公大子

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

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州蒲厲公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

經因書晉侯其惡明

鄭子罕賂以褻鍾

子罕穆公子褻鍾鄭襄公之廟鍾

子然

盟于修澤子駟為質

子然子駟皆穆公子修澤杜注滎陽卷縣東有修武亭在今河

南原武

辛巳鄭伯歸

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

晉執鄭伯久而不釋聞鄭已立君乃伐而歸之以

求成不能服鄭之心而徒勦民以勞諸侯宜乎霸

業之不振也按君在而立君者鄭也左氏因晉侯

有疾謂經所書晉侯乃太子州蒲誤矣春秋辨名

分豈有生代父位而以爵書之義乎

齊人來媵

公羊傳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

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侈大

也伯姬賢三國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德也

非齊人來媵則衛晉之媵宜以為常事而不書以是知春秋於共姬之事錄之特詳皆志魯宋及齊之過禮而後人推論則亦有以見其賢聲之著耳

丙午晉侯孺卒

左傳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厲鬼趙氏之先祖也八年

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

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

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

桑田杜注

晉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

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緩醫名為猶治也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

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

之下若我何

肅也心下為膏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

攻熨灸

達之不及

達鍼

藥不至焉不

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

侯欲麥

周六月今四月
麥始熟

使甸人獻麥

甸人主為
公田者

饋人為

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張腹滿也明巫

言果
驗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

廁遂以為殉

附錄
左傳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叔禽叔
申弟

君子

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言叔申為忠
不得其人還

身害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莩未反是春晉使

糴莩至楚結成晉謂魯貳于楚故留公須糴莩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

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在禮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魯聞晉之喪而君親往焉已卑屈而失位矣晉適有疑於魯而又知其不能自彊遂止之使送葬不能以禮為國而足恭以苟悅於人恥辱乃自取耳不書會葬乃魯君臣

諱恥而不書於冊非孔子削之也

冬十月

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

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犇公羊作州

左傳卻犇來聘且涖盟

卻犇卻克從父兄弟

附錄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肸之妻

穆姜曰吾不以妾為

以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
母昆弟昆弟之妻相謂為姒

生聲伯而出之嫁于

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

大夫

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

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

孝叔魯惠公五

世孫卻犇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鳥獸猶不失儷

儷偶也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

言不與卻犇婦懼忿而致禍

婦人遂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亡

卻氏

亡在十七年

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

沈之于河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

伉敵也

又不能字

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誓不為之婦也
傳言卻隼淫縱

所以

亡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左氏稱行父如晉報聘且涖盟然據經止出聘之
常詞似未嘗復尋盟也公止於晉九月而後歸傳
載公請受盟而未嘗言盟公者蓋方是時晉稍懦
矣欲如陽處父之盟文公恐諸侯攜貳故許魯以

成待公既歸而後使卻犇盟公也魯人畏晉而報聘豈敢使行父抗盟晉君亦豈肯與行父盟哉或曰晉使大夫盟行父而魯人諱之也

附錄左傳

周公楚惡扈襄之偪也

扈王襄王之族

且與伯與爭政

伯與周卿士

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

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鄆杜注周邑為明年經書周公出奔傳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宰以前之好

魯齊戰宰以後使命不通者幾十年矣今屈辱於
晉故使僑如通問以謝戰宰之師捐歸汶陽之忿
未幾復求昏而齊卒無報聘蓋魯為齊弱久矣

冬十月

附錄
左傳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

鄆杜注温別邑河內懷縣
西南有鄆人亭在今河南

武陟
縣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温吾故也

故不敢失

言温卻
氏舊邑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

封

各撫有其
封內之地

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

檀周邑在今河南河內縣

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

事在僖十年

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

在僖二十五年

狐氏陽氏先處之

溱

陽處父先食温地

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

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傳言卻至貪所以亡

宋華元善于

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蒺成而

使歸復命矣

在前年

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

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顥盟晉侯于河東

史顥

夫秦大

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

就盟王城

范文子曰是盟也

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

齊一心質成也

會所信之始也始之

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為十三年伐秦傳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

周公奔在前年

書曰周

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

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

周公自出故也

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以罪之

公羊傳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

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私土謂其國

穀梁傳

周有入無出

有入如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

其曰出上下

一見之也

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

言其上

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上雖有不君之失臣

下莫敢效不臣之過

今上下皆失之矣

王臣有罪誅戮放流惟王所命未聞有罪而自奔也王之所棄天下同棄之所至之國宜執以歸司寇今王與周公要盟既盟而周公復奔王政不綱

周公之傲悖所不待言而晉受逋逃罪亦不可追
矣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以為逆亂無所容
其身與滅國之君在外之臣同義不得言出與周
公居位有祿以私忿而自出者異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作沙澤杜注地闕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城

終前年事

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

二子楚大夫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

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
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聽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
故也

晉厲初立而求諸侯也陳許宋曹皆已從楚惟魯
衛兩屬故晉會之左傳謂宋華元克合晉楚鄭伯
如晉聽成據經楚鄭不至宋亦不與未足信也果
晉楚為成所關非細聖人豈反削而不書乎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杜
注地闕

左傳

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

穀梁傳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曰

狄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
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不自彊於政治以攘爭霸
之楚而區區釋憾於羣狄所爭益細矣

冬十月

附錄
左傳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

室而縣焉

縣鐘
鼓也

卻至將登

登堂

金奏作于下

擊鐘而
奏樂

驚

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

曰

賓卻至傳凡交讓得賓主
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

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

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言此兩君
相見之禮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

言兩君戰
乃相見無

用此
樂

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

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

王事閒缺則修私好

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儉

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者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

宴則折俎

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

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不夕言無事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

其民也

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

詩周南兔置篇赳赳武貌干扞也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

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

略其武

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

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舉詩之正以駁亂義

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之欲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

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

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為十六年鄂陵戰張本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

報郤至

十二

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杜注晉地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左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

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

且先君之嗣卿也

卻錡卻克子故曰嗣卿

受命以求師將社稷

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為十七年晉殺卻錡傳

穀梁傳

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齊桓晉文假尊王之義徵兵侵伐

猶以禁暴討畔為名故諸侯拱手聽命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耳

三月公如京師

殺梁

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

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公行出竟有危

則月朝京師理無危懼故不月

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因其過朝故正其文

使若本自往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

欲王賜己

請先使王以行人

之禮禮焉

不加厚

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介輔相歲

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

公會晉侯伐秦

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宜脤

社之肉也盛以盂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

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膳祭肉

戎有受脈神之節也

交神之節

今成子惰棄其

命矣

情則失中和之氣

其不反乎

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夏四月戊

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

曰昔逮我獻公及

穆公相好

晉獻公秦穆公

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

姻

穆公夫人獻公之女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辟驪姬也不言

狄梁舉所恃大國

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

用能奉祀于晉

僖十年秦納惠公

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

師

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

集成也納文公在僖

二十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

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

舊德矣

諸侯朝秦不見于傳蓋文其詞

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

晉自討鄭貳于楚鄭非侵秦也蓋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

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

盟者秦伯謙言大夫

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

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

不見弔傷

蔑

死我君寡我襄公

寡弱也

迭我殺地

迭侵突也

奸絕我好伐

我保城殄滅我費滑

伐保城誣之費滑杜注滑國都于費即緄氏縣今河南偃師縣

南有緄氏故城秦滅滑在僖三十三年

散離我兄弟

滑晉同姓

撓亂我同盟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

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

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

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

文元年楚

弒成王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

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此亦文致之辭螫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

公子雍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在文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

涑川杜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今山西蒲州東北有涑水城

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在文十二年

東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

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

不肯稱晉望而共盟

利吾有狄難

謂晉滅路氏時

入我河縣焚我箕郛

箕郛晉二邑

芟

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

度劉皆殺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聚衆也在宣十五年

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

伯車來命我景公曰

伯車秦桓公子

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

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

有令狐之會

人狐會在十一年

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

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

季隄厲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

獲之納諸文公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

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

楚人惡君之

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

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

曰

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

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

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

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

晉辭多誣故傳惟據此事以正秦罪

晉欒

書將中軍荀庚佐之

代荀首

士燮將上軍

代荀庚

卻錡佐

之

代士燮

韓厥將下軍

代卻錡

荀瑩佐之

代趙同

趙旃將新

軍

代韓厥

卻至佐之

代趙括

卻毅御戎欒鍼為右

卻毅卻至弟欒

鍼欒書子

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

帥軍帥乘車士

五月

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麻隧杜注秦地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南成差女父皆秦大

夫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蓋經文闕漏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

麗而還

涇杜注涇水出安定東南漢志出開頭山在今陝西平涼府西南侯麗杜注秦地在今陝

西涇陽縣境

逐晉侯于新楚

逐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新楚杜注秦地

在今陝西朝邑縣境

成肅公卒于瑕

終劉子之言

公羊傳

其言自京師何

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

公鑿行

也

鑿猶更造之意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

不敢過天子而不朝故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更行也

穀梁傳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使若既朝王而王命使伐秦叛周謂專征伐

僖公兩朝于王所俱書朝此不書朝而書如京師
僅同於如齊如晉之文者因會伐而行故不成其
朝然書自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又以明朝王為
重而存人臣之禮也其辭若志敬而實以志不敬
此程子所謂或抑或縱或予或奪微辭隱義時措
而從宜者與

附錄左傳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

殺子卬子羽

管杜注鄭地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卬子羽皆穆公子

反軍于

市己己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

子駟穆公子

遂從而盡焚

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

子如公子班子駟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駟子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氏作廬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子二

皆曹宣公庶子

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

宣公大子

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穀梁傳

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而以伐秦至明其意本不在於朝王也

冬葬曹宣公

左傳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

子臧公子欣時

國人皆將從

之

不義負芻故

成公乃懼

成公負芻

告罪且請焉

請畱子臧

乃反而

致其邑

還邑于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穀梁

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

晉強見欲歸之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

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

定姜定公夫人

不可是先君宗

卿之嗣也

同姓之卿

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

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

侯見而復之

復林父位

衛侯饗苦成叔

成叔卻犇

甯惠子相

惠子

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詩小

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觥為觥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貌彼交

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情今夫子傲取禍

之道也為十七年

郤氏亡傳

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彊歸之林父之罪著矣晉厲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又可知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

子罕公子喜為許所敗

戊戌鄭伯復

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

人敗之不能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疆弱更相吞噬人

理亡矣越明年許遷于葉辟鄭以依楚以晉不足

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罃伐許猶以從楚為討何其不自反與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

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

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

善名必書惡名不減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
傳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僞
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稱婦有姑也氏或曰衍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程
子獨辨其非以為親迎者迎於所館未有委宗廟
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胡氏安國主穀梁譏
不親迎亦謂或迎於國或迎於境上夫既曰迎於
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乎以是知
程子之說不可易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

太子

成子孔達之孫敬妣定公妾衎獻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

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

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

夫賤之之稱定姜言獻公行無

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

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鱣也

使主社稷

鱣衎之母弟

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

不敢舍其重器于衛

孫文子林父

盡寘諸戚

戚孫氏邑

而甚善

晉大夫

備亂起欲以為援為襄
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秦伯卒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卷一千七百六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五

成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

仲嬰齊者何

疑仲遂後故問之

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

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

仲嬰齊

據本公孫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

更為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

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

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

宣公十八

年自晉至

何以後之

據已絕也

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

叔仲

釋奔齊

叔彭生氏

惠謚也

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

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

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

也

臧孫許宣謚

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

憲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
于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
檜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
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也

殺梁
傳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

此蓋仲遂之
子據實公孫

子由父疏

之也

父有弒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孫
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

嬰齊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仲遂生而賜氏故書曰
仲嬰齊也或以不稱公孫為疑是時魯有兩嬰齊

一為叔肸之子一即仲嬰齊皆公孫也並見於經如俱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為何嬰齊耶公羊謂以弟後兄謬矣季孫因歸父欲去三桓而逐之寧有復為立後之理果憫歸父何難反其子而立之而必以弟為之後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晉不能請

於天王率諸侯以舉九伐之典既逾三年乃假他
事以會與之盟而後執之俾曹人他日得以為口
實晉政可謂無章矣宋公卒以六月必有疾而使
世子出會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羊作歸之于

左傳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討其殺天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惡不及民

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稱人示衆所欲執

不然則否

謂身犯不義者

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

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

聖人應天不拘常禮

次守

節

謂賢者

下失節

愚者妄動

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宋

殺梁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今以侯執伯明執之

不以其罪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

侯也

明晉之私

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相執多矣惟此稱晉侯以執

當其罪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得侯伯討罪之義也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何以不書然以書法考之凡執皆稱人安得謂稱爵者非霸討乎疑負芻之逆節赴告未及魯史無文聖人覈知其實而特文以見義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夏六月宋共公卒

為下宋亂起

楚子伐鄭

左

楚將北師

侵鄭

子囊曰

子囊莊王
子公子貞

新與晉盟而背

之

晉楚盟在
十二年

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

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

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

暴隧

路史曰暴辛公采地蓋周圻
內之邑而是時為鄭所有也

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

侵楚取新石

新石杜注楚邑當
在今河南滎縣境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

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背盟數
戰罪也

無民孰戰

為明

年晉敗楚
于鄢陵傳

楚伐鄭許故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方即
楚耳今改從晉故楚人惡之而以公子喜之伐許
為兵端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殺梁
傳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

卒當書日葬無甚危則當
錄月今反常違例以共公

失德不宜書葬
故日葬以表之

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

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

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澤為司馬

蕩澤公孫壽之孫

華喜為司徒

華喜華父督之玄孫

公孫

師為司城

公孫師莊公孫

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

鱗朱鱗

睢孫

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

子肥

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

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

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

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

華元
華喜

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

魚石蕩澤向為人
鱗未向帶魚府

魚石將止華

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恐華元還討蕩
澤并及六族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

言畏桓
族強

且多

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

猶有戍在

向戍桓公曾孫言
其賢華元必不討

桓氏雖亡必偏

偏不
盡

魚

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

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喜帥非桓族故使攻之子山蕩澤

書曰宋殺

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

魚石向

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

睢杜注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

出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五子亦馳逐之

則決睢澁

澁水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

宰遂出奔楚

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為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

華元使向戌

為左師老佐為司馬

老佐戴公
五世孫

樂裔為司寇以靖國

人

宋蕩氏戕刈公室華元為右師力不能討而奔晉
控於方伯也晉許之討故桓氏懼而反元使元懷
祿顧寵難於去國則義不足以服國人幾坐視而
莫知所措矣魚石許元討山而身復奔楚蓋與山
同罪恐終不免也君子雖違不適讎國宋為楚人
所必爭而魚石託焉他日卒介恃楚力以入彭城

則實有亂心不獨與山族近可知矣山不氏宋人
既正其罪而告不以氏也

附錄

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

欒弗忌晉賢大夫

左傳

伯州犂奔楚

州犂伯宗子

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為十七年晉殺三卻傳

初伯

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

言必及于難

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

會之始鍾離杜注楚邑

淮南縣今江南鳳陽縣

左傳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公羊傳曷為殊會吳據楚不殊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

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先儒因再書會而有外吳之說然聖人之惡吳不

宜過於楚諸侯與楚會何以無異文乎且襄五年會于戚吳人列序則其說不可通矣蓋鍾離祖向皆近吳吳人在是而晉合諸侯以會之非會又會無以見事情戚衛地晉合諸侯于戚而吳人來會安得用會又會之文哉凡此乃事殊文異義各有當而無庸曲說者也

許遷于葉

左傳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

于葉

穀梁傳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避鄭也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暱楚以求安著
小國之失所也然許逃中國而主楚亦豈善擇所
從者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寒故著木而冰陽上施而下
不通陰下施而上不通也

附錄

左傳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

汝水之南
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為晉伐

鄭起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

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

氏族洧陂杜注宋地

退舍于夫渠

夫渠杜注宋地

不做

宋師不做備

鄭人覆

之敗諸洧陵

洧陵杜注宋地今河南寧陵縣南有洧陵城

獲將鉏樂懼宋

恃勝也

鄭服於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而加兵於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附錄左傳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

鳴雁杜注在陳留雍丘縣西北今河南杞縣北有白

雁亭 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逞

時厲公無道三郤驕縱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修德

若唯鄭叛晉國之

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

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

代荀庚

郤錡將上

軍

代士燮

荀偃佐之

代郤錡偃荀庚子

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

軍荀瑩居守

荀瑩下軍佐時郤犇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已罷

郤犇如衛遂

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早讓有禮

故知其

將勝

鄭與楚比徵兵討畔視伐秦為有辭矣然當是時楚勢益張晉不能庇諸侯故不惜卑辭以相要結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鄆陵

杜注鄭地屬潁川郡按鄆陵本鄆國妘姓為鄭武公所滅初仍故名後改為鄆陵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

往

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

子反令

尹將左

子重

右尹子辛將右

公子壬夫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

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

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

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財足則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

動不失利則事得其

節時順而物成

羣生得所

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動順理

求無

不具

下應上

各知其極

無二心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

詩周頌烝衆也極中也言先王立其衆民皆得中正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民生敦龐

敦厚也
龐大也

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

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

不施

惠

而外絕其好

義不建利

瀆齊盟

不詳事神

而食話言

信不守物

奸

時以動

禮不順時周四月
今二月妨農業

而疲民以逞

刑不正邪而苟快意

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

人各憂其身不知所底至之處

其誰致

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

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不思慮

不整喪列

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

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
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
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
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衆散敗也在
僖十五年

箕之

役先軫不反命

死于狄也在
僖三十三年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走敗

不復故道在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

宣十二年

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

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

秦狄

敵楚

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驕亢則憂患生也

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

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

匄士

曰塞井夷竈陳于軍

中而疏行首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

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

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

子反王卒以舊

罷老不伐

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

晦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囂囂喧合而加囂陳合宜

故兵家以為忌有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聲

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伯州

犁侍于王後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

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

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

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

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

州犁以公卒告王

公晉侯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

卒告

賁皇楚鬪椒子
宣四年奔晉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晉侯

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
之情且謂楚師多故憚合戰

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

☱

震下坤上
復無變

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此卜者辭也復陽長

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南國勢蹙則
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

日射其元
王中厥目

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從其言而戰

有淖

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

淖泥也 遠辟也

步毅御晉厲公

步毅

即卻毅

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

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二族強故 在公左右

陷于

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在君

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

且侵官冒也

載公為 侵官

失官慢也

去將

而御失官也

離局姦也

遠其部曲 為離局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

掀公以出于淖

掀舉也

癸巳潘廑之黨與養由基蹲甲

而射之徹七札焉

黨潘廑之子蹲聚也札層也 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以示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

賤其不尚

知謀

詰朝爾射死藝

言汝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

呂錡夢射月

呂錡魏錡

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

周世姬姓尊異

甲姓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

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

發

發弓衣

以一矢復命

言一發而中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

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疾如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

工尹楚官名襄問遺也

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

也殷盛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

乎恐其傷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

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閒猶近也禮介者不拜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以有軍事不得答故

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

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卻至從鄭伯

其右第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

以距鄭伯車前而已
自後登車以執之

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

熒戰在閔二年

乃內旌

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

壹大謂軍大崩

也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

薄迫

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

叔山冉楚人

雖君有命

王有死藝命

為

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

折軾晉師乃止

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囚楚公子筏

為卻至見諧張本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

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

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

又問其餘

臣對曰好以暇

暇閒

今

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

食好整之言

不可謂暇請攝飲焉

攝持也持飲往飲于重

公許之使行人執

榼承飲

榼飲器

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

御侍

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

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

受而飲之

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

傷補卒乘

補死

繕甲兵展車馬

展陳也

雞鳴而食唯命

是聽

欲復戰

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

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逸縱也故欲使

楚聞其言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

穀陽子反內豎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食楚粟三日

范文子立于戎馬之

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佞才也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戒勿驕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 敗者稱師楚何

以不稱師王瘕也瘕傷也王瘕者何傷乎矢也時為飛矢所中

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凡舉師敗績為重衆今傷君則當以君為

重

殺梁得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日也

楚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書楚子敗績而不言師何也泓之戰宋公傷股不
書宋公敗者其師大敗北而君傷未甚故舉師為

重鄢陵則楚師實未大困而君集矢於目故舉君
為重也若大棘之戰華元見獲雞父之敗胡沈君
滅則備書之皆據事之實以屬辭耳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

瑕杜注楚地水經注肥水逕山桑縣城南又東積而為瑕陂山桑縣在今

江南蒙城縣北

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

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

聞子玉自殺
終二卿相惡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

不義

言以義命己
不敢不受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

及而卒

主兵者將而御將者君將不同心敗之道也今子

反子重素不相能楚子在軍無以御之使敵國謀

臣窺其閒而敗楚獨委咎於側以殺之則非法矣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

杜注宋地梁國寧陵縣有沙隨

亭今沙隨城在河南寧陵縣西

左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

無咎高固子

衛侯出于

衛公出于壞墮

壞墮杜注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

宣伯通

于穆姜

穆姜成公母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季文子孟獻子

將行穆

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

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二公子公庶弟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

君也公待于壞墮申宮傲備

申勅宮備

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

後晉楚戰期

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

也

鄭猶未服

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

觀晉楚之勝負

卻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主齊

魯之屬

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羊傳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

不為晉所見

穀梁傳

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

在諸侯也

諸侯無解之者

春秋之法為尊親諱沙隨之會晉不見公辱莫大

焉而直書之何也是時魯有內難師出後期伯主
所當矜恤不討僑如而反受其譖怒公不見其曲
在晉於魯何與乎直書不諱示自反而縮則非義
相干不足以為辱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

公不見見大夫執

執季孫行父

何以致會不恥也曷

為不恥公幼也

因公幼殺恥為諱辭

附錄左傳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

在十三年

國人

曰若之何憂猶未弭

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

而又討

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前年晉侯執曹伯子臧奔宋

是

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

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為曹伯

歸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會伐始此

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尹武公王卿士子爵

將行姜

又命公如初

姜穆姜復使公逐季孟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

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督揚杜注鄭東地

子叔

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豹叔孫僑如弟

為食于鄭郊師

逆以至

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而後食

使者豹之介豹因請逆遂奔齊使其介以晉逆師至

諸侯遷于

制田

制田杜注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今制城在河南新鄭縣東北

知武子佐下軍

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

知武子荀瑩鳴鹿杜注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

邑今河南鹿邑縣西北有古城

遂侵蔡未反

侵陳蔡不書公不與

諸侯遷于潁

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

也後

桓文之師以尊王恤鄰為號義既足以動人而力又足以攝之故未嘗請命於王晉霸既衰諸侯携貳故假王命且援王臣以涖之據左氏伐秦之役劉子成子實與焉而經不書蓋書劉成會伐則似因朝而受命於王無以著其因伐而朝之慢伐鄭不書尹單則霸者徵會討貳之常辭無以見晉霸

益衰假王靈以屬諸侯而終不能服鄭為世變之

尤大矣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

以曹人重子臧

故

子臧反

自宋還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傳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

何

據曹伯襄復歸于曹

易也

其歸易故不復舉國與名

其易奈何公子喜時

在內也

喜時子臧

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

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

治訟也

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言惟欲請之于京師舍此

之外更

無危難

殺梁

傳 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

國也歸為善

謂直言歸而不言其國即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是

自某歸次

之

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是

負芻篡弒惡莫大焉而不名不稱復歸以其位未

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天王也歸自京師言天王

之釋有罪也或謂當是時周抱空名生殺予奪不能自主故傳載曹人一則請于晉再則請于晉而未嘗遣一介如周以書法按之非經意也晉既執而歸諸京師使王正賊殺其親之法而加辟焉晉何辭復為負芻解如此則諸侯心懼而王綱可漸舉矣春秋深探其本自貴者始故以失刑之責歸天王而譏不在晉耳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莒公羊作招莒丘杜注晉地

左傳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政不由君

不可從也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

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

行父季文子
蔑孟獻子

蔑有貳

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

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郟

郟杜注魯西邑東郡廩丘
縣東有郟城今山東郟城

縣是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

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

親魯甚于
晉公室

對曰僑

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聞其淫
惡情

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

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

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

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

仇讎謂齊
楚言魯屬

齊楚則還

為晉讎

治之何及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

隸賤官
介因也

承寡君之

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

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

二君
宣成

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
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
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公羊傳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

招丘悽矣

悽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

執未有言仁之者

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
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

會沙隨

將執公季孫行父

曰此臣之罪也于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

謂上

伐鄭言謚者
別于沙隨

會不當期

不如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

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

聽斷

今

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

宗廟羞也于是執季孫行父

穀梁

傳 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

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
行人叔孫婁不言舍今

言舍者以公
在莒丘故也 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

昭二十四年婁
至自晉行父不

致者與公
俱還故也 何其執而辭也

問何以書執而
言舍復不言致

猶存公也

皆所以見
公在莒丘

存意公亦存也

經未明言公所在第據所
屬之辭以推其意之所存

即可知公在是也

公存也

必欲明公在是者重公故也

舍寘也如秦獲晉侯舍諸靈臺而不以入國也或以捨為義非也下書行父盟卻犇則著其釋行父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

僑如奔

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左傳

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偃與鉏俱姜所

指獨刺偃

者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于晉聞魯

將討僞如豹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于此因言其終

公至自會

大夫執而歸則致行父不至者公待行父偕歸故舉公為重也不致伐鄭而致會者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故歸而以會告也

附錄左傳

齊聲孟子通僞如

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

使立于高國之

閒

位比二卿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于卿

傳終言僑如之

佞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

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

溫季卻至

位于七人之

下

佐新軍位在八

而求揜其上

稱己之伐揜上功

怨之所聚亂之本

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

夏書五子之歌不見細微也

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言卻

至顯稱己功是明取怨

咎為明年晉殺三卻傳

乙酉刺公子偃

穀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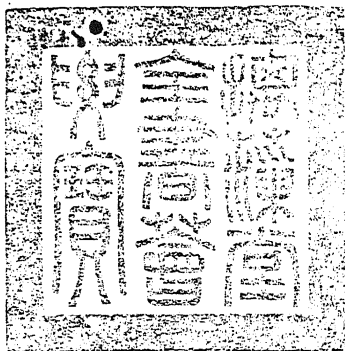
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僖二十八年公子買

戍衛不卒戍刺之是有罪者先列其罪

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季孫之釋欒范實私之故其歸自晉也恃晉之援肆無忌憚幽君毋殺公子成公拱手以聽而魯政一歸於季氏皆晉之權家庇之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六十一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六

成公

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羊作結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

虛滑杜注晉二邑

衛

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括成公曾孫高氏杜注在陽翟縣西南今屬河

南高州

衛鄭時無怨隙蓋晉命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于楚

侯孺鄭大夫

楚公

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

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戲童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在今河南汜水縣曲洧杜注新

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今洧川縣屬河南

晉乘鄆陵戰勝之後假王臣之重帥諸侯以討鄭
至於再三而終不能服鄭者蓋鄭感楚君親集矢
於其目又晉雖倖勝而內政不修楚雖偶敗而其

勢實盛也

附錄左傳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

祝宗主祭祀祈禱者

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

士燮卒

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而死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柯陵杜注鄭西地

左傳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戚盟在十五年

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不重言諸侯見尹單亦與盟也王臣與諸侯要盟
於是始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左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穀梁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周信也言公逼于諸

侯為此盟意不欲更伐鄭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

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

後會謂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
冬伐鄭

之盟也

不以伐致者楚人救而諸侯還未成乎伐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

慶克慶封父蒙衣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閼巷門

鮑牽見之

鮑牽鮑叔牙曾孫

以告

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

曰國子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鄭高鮑處

守高無咎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孟子訴之

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角頃公子

國子知之秋七

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弱無咎子

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國牽之弟文子

初鮑國去

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

施孝叔魯大夫

施氏卜宰匡句須吉

宰家臣之長匡句須亦施氏家臣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

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

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

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

足

莊子鮑牽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靈公不公其聽奔其世臣以長禍亂無咎身為卿
佐亦不能謀國正君遂生疑閒至於見逐蓋兩譏
之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

周之九月

夏之七月非郊時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正月者歲首上辛尤始新

皆取首先之意

或曰用然後郊

用者先有事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是

也

穀梁傳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

矣

郊春事也夏之始亦不時今言可者欲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為猶可也

九月用郊用

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

美備也

非

享味也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蓋成公十年嘗五卜郊

而不從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故不卜而直用之
爾書曰用郊蓋前此未有不卜而用事者也劉氏
敞謂用人以祭非也邾用鄆子楚用蔡世子皆快
意於讐敵安有殺無罪以祭上帝者且書執書人
然後書用則知為用其人若用郊則與用牲用幣
用田賦用致夫人文義正同安得鑿為異說乎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

前夏未得志故

十月庚午圍鄭

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

還

穀梁傳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為援非假王命合諸侯以屢伐之其憑陵列國必更有甚焉先儒專以晉厲為譏議亦未究乎事理之實耳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前此二伐非乞師而往則其反也亦不以師行告
廟今之伐以乞師而會則其反也不得不以伐告
焉故各從其實書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脰

脰公羊作軫穀梁作
蜃貍脰杜注地闕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

洹杜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
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今河南林

縣西北林慮山
即洹水所出也

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

懷瓊玉瑰珠也
食珠玉含象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

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夢中為
此歌

懼不敢占也還自

鄭從伐壬申至于狸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

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傳

數占

夢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

月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

此者嬰齊走之晉走出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

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

卒大夫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

夫然後卒之

十一月公至自伐鄭始言其故故引其卒日書於公至之月

穀梁傳

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

子之義也

嬰齊實以十月壬申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先君後臣之義也

其地未踰竟也

附錄左傳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討高

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

請于諸侯

遂如廬師殺

慶克以穀叛

惡克淫亂故殺之

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

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勝國佐子使以高氏

難告晉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杜注陽平樂縣
是今山東堂邑縣東南有清城為明年殺國佐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終士變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胥童

胥克子宣八年而嬖于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卻缺廢胥克

嬖于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

妻子同一轅

繫之車轅

既矯亦嬖于厲公樂書怨郤至以

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鄆陵戰樂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

取勝

使楚公子蔑告公

鄆陵戰晉囚公子蔑以歸

曰此戰也郤至實

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

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

公告樂書書曰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謂鄆陵戰時楚子問

郤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

周見之公使覘之信

覘伺也

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

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卻至奉豕

進

于公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季子

卻至公反以為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

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

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

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

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

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

焉

傳言郤至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

清沸魋亦嬖人

抽戈結

衽而偽訟者

衽裳際

三郤將謀于榭

榭講武堂

矯以戈殺駒

伯苦成叔于其位

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犇位所坐處也

溫季曰逃威也

凶賊為害故曰威或曰威當為藏

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

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

人謂書與偃

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

德御軌以刑

德綏遠刑治近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

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公使辭于二子

辭謝書與偃

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

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

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

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

匠麗嬖大夫家

樂書中

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

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違去不與兵亂示不與黨言此者明

已無所偏助孟姬趙莊姬亂在八年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

尸主

也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穀梁傳

自禍于是起矣

厲公見殺之禍

郤氏雖擅權結怨然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明徵其罪而陰用嬖幸之計一朝而殺三卿又不能顯任忠賢修明國政遂用此以階禍惜哉

楚人滅舒庸

舒庸杜注東夷國地譜廬州有舒城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敗于鄢陵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

釐廸

巢駕釐廸杜注楚四邑在今江南廬州府境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

子索師襲舒庸滅之

楚方摧敗而餘威猶足蠶食遠國如使鄢陵得志則毒被華夏可勝道哉故觀舒庸之滅然後知鄢陵之勝討鄭之勤所以挫楚而不復北師者亦晉厲之勞績也

附錄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劫已故

民不

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明郤氏失

民胥童道亂宜為國戮傳
在今年經在明春從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宋督殺孔父弑殤公先書弑而稱及今樂書荀偃
殺胥童而弑厲公則以國殺大夫為文而書於弑
君之前蓋嬖幸之臣導君於昏亡其身以及其君
故春秋並治其罪以為後戒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傳左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

厲公

程滑晉大夫

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言不以君禮葬

諸侯葬車七乘

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悼公

生

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

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

所福也

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

是聽庚午盟而入

與諸大夫盟

館于伯子同氏

晉大夫家

辛巳

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

夷羊五之屬

周子有兄而無慧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穀梁傳

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察書使程滑弑厲公與趙盾之事無異而於書則沒其名何也時無董狐南史之直書方柄國則赴於諸侯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史既承而書之孔子修經雖知其人無所據以草舊史也故稱國以弑俾後人得以考其實焉前書殺三卿繼書殺胥

童而後厲公見弑則以君臣不睦而生亂可知矣
三卿及胥童皆稱國以殺則當國大臣實與其事
可知矣樂書久執兵柄三專征伐明著於經鄢陵
之役其子厲實來乞師四卿既殺樂氏專晉則弑
君者非書而誰哉此筆削之義游夏所以不能贊
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故

前年國佐
殺慶克

甲申晦齊侯使士華

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士刑官華免名內宮之朝夫人宮朝羣妾處

師逃于夫人之宮

伏兵宮內恐不勝

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

明言其三罪

使清人殺國勝

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

國弱來奔王

湫奔萊

弱勝之弟湫國佐黨

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

封佐皆慶克子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佐之罪不及不祀

慶克作慝濁亂中閨齊靈不能防閑其母又受母

譖而戮高國不君甚矣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

克據盧以抗其君不得謂之非叛然其心則為其

君正家法可憫也故以累上書焉

附錄左傳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朝廟五日而即位

始命

百官施舍已責

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

逮鰥寡振廢滯

舉用舊德

匡

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

不縱私欲奮農時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顛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于晉國

荀家荀會樂厲

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二荀未知所出無忌韓厥子

使訓卿之子弟

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

渥濁士貞

子武子為景公大傅

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

辛將右行因以為氏

士為獻公司空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弁糾禦糾也校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

知義

戎士尚節義也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

使

司士車右之官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以共時之使

卿無共御

省卿戎御

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

司馬

絳魏犇子

張老為候奄

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

鐸遏寇為上軍

尉籍偃為之司馬

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羣駟知禮鄭

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凡六

官之長皆民譽也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

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御也

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

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杜注宋邑彭城縣今江南

徐州

左傳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

曹門宋城門

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郟城郟幽丘杜注皆宋邑朝郟當在今河南夏邑縣境城郟幽丘俱在今江南蕭縣界

納宋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

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言魚石以帥告以

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

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

凡去

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

歸以惡曰復入

此四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宋

人患之西鉏吾曰

西鉏吾宋大夫

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

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

言第恐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可患耳

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以間吾釁亦吾患也

謂用魚石使佐政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

披其地

披猶分也

以塞夷庚

夷庚杜注吳晉往來之要道

逞姦而攜服

攜離也

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

何為晉必恤之

不書納不與納也諸侯世國返國而書復入正也
大夫不世官既見絕於君而復入焉則其惡甚矣
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宣子士匄且拜朝也拜謝君

子謂晉于是乎有禮

公朝始至而聘使即來悼公之下諸侯肅矣此列

國所以睦叛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

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為平公不
徹樂張本

附錄
左傳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
克彭城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成公季年杞邾相繼來朝以晉悼公初立首加禮

於魯故二君來修舊好欲因魯以自通於晉耳故自是晉合諸侯祀與二邾無役不從也

築鹿囿

左傳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

共也虞之非正也虞謂築而防之

是時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自娛於鳥獸草木

違時害民非易所謂冥豫者與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得君薨之道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潔齊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為政時樂書卒韓厥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

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杜闕地遇

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畏晉強也靡角杜注宋地

楚鄭侵宋救彭城也不書救者不與其救也悼公一出而楚師還與前楚師至而諸侯還規模一變矣齊桓初霸始於平宋亂晉文繼霸始於釋宋圍悼公嗣興又始於彭城之救以宋乃諸侯之望南北之樞紐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羊作彭書乞師止此

左傳晉士魴來乞師

將救宋

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

武仲

宣叔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在十

七年知伯荀營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事大國

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無復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打虛打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也

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

而請師以圍彭城

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

孟獻子請

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諸侯師至楚鄭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先為此盟魯君在喪故不與會亦不遣大夫聽命悼公所以懷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葬于路寢五月而葬國
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

順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六